

戎政典

戎政典第一百三卷

兵略部彙考一

上古

黃帝有熊氏始用干戈以征不享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誅蚩尤於涿鹿。按史記五帝本紀黃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名曰軒轅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戈以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爲暴莫能伐炎帝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氣藝五種撫萬民度四方教熊羆貔貅羆虎以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

注

正義曰黃帝攝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首銅鐵額食沙造五兵

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萬民欽命黃帝行天子事以仁義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歎天遣元女下授黃帝兵符伏蚩尤後天下復擾亂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皆爲殄滅山海經云黃帝令應龍攻蚩尤蚩尤請風伯雨師以從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以止雨雨止遂殺蚩尤

按外記蚩尤姜姓炎帝之裔也好兵喜亂作刀戟大弩以暴虐天

下兼并諸侯貪欲無度炎帝榆罔不能制命居少顓以臨西方蚩尤益肆其惡出羊水登九淖以攻炎帝於空桑炎帝遜居於涿鹿軒轅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能作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戮於中冀

有虞氏

三十有五載命禹征有苗 按書經大禹謨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尙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於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勿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嚶嚶齋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益稷苗頑弗卽工帝其念之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臯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大朱子曰此是禹治水時調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既格而服則治其前日之罪而竄之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苗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又曰三苗想只是如今之溪

洞相似溪洞有數種一種謂之猫未必非三苗之後史中說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今湖北江西之界其地甚闊頃在湖南見說溪洞蠻獠略有四種曰狢曰狢曰獠其最輕便者曰猫近年數出擄掠爲邊患者多此種豈三苗之遺民乎詹元善說苗民之國三徙其都初在今之筠州次在今之興國軍皆在深山中人不可入而已亦難出其最後在今之武昌縣則據江山之險可以無所不爲人不得遏之矣 陳氏曰天下皆迪功弗卽工特一有苗若不足介意也聖人之心一物梗化則有不能忘之意

夏

帝啟三歲征有扈大戰于甘 按書經甘誓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則孥戮汝

蔡傳

甘地名有扈氏國

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又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啟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

啟獨繼父以是亦臆度之耳

全

董氏鼎曰以啟之賢繼禹之道而有扈小臣敢於抗天子勇

於拒王師史官作書曰大戰于甘所以深著有扈之罪也於此而不聲罪致討則亂臣賊子何所懼哉以此知天下之患雖小不可忽也前人之功雖大不可恃也在我而已矣世固有蒙祖父之烈虐用其民而顧自信人之不叛己者吁奚可哉彼有功於天地生民者莫若禹能敬承繼禹之道者莫若啟猶有有扈氏之亂況不如禹啟父子者乎天下雖安忘戰必危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事宜啟所未聞也一旦赫然征有扈召六卿而誓與會羣后而誓者同科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與侮慢自賢反道敗德者同意恭行天罰用命不用命與奉將天罰尙一乃心者同辭蓋宛若神考家法也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訓以兵啟亦不以天下爲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斯其爲王者之師歟

仲康元歲命引侯掌六師

按通鑑前編云云

二歲命引侯征羲和 按書經引征惟仲康肇位四海引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引后承王命徂征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生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

厥后惟明明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尙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污俗咸與維新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蔡傳

日食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又

按引征始稱義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也引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名正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

夏后相元歲征畎夷 按通鑑前編云云

二歲征風及黃夷 按竹書紀年云云

八歲寒泥殺羿 按通鑑前編云云

二十歲寒泥滅戈 按竹書紀年云云

二十六歲寒泥滅斟灌 按竹書紀年二十六年寒泥使其子澆帥師滅斟灌

二十七歲澆伐斟鄩 按竹書紀年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澠覆其舟滅之

二十八歲寒泥弑帝 按竹書紀年二十八年寒泥使其子澆弑帝后緡歸于有仍伯靡出奔鬲

少康四十歲靡興師討浞伏誅 按通鑑前編少康四十歲夏遺臣靡興師討浞伏誅奉王踐天子

位王命誅澆及豷復禹舊績夏道復興諸侯畢朝

夏后杼五歲征東海伐三壽 按通鑑前編云云

夏后泄十六歲伐有易 按竹書紀年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

注 殷侯

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

其君綿臣中葉而衰而上甲微復興故殷人報焉

夏后不降六歲伐九苑 按通鑑前編云云

夏后癸十四歲扁帥師伐岷山一作山民按竹書紀年云云

二十一歲商征有洛及荆按竹書紀年二十一年商帥師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

二十六歲商滅溫按竹書紀年云云

二十八歲商征韋顧按竹書紀年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商會諸侯于景毫遂征韋商師取韋遂征顧

二十九歲商師取顧按竹書紀年云云

三十年商師征昆吾按竹書紀年云云

三十有三歲伐蒙山有施氏按通鑑前編夏自孔甲之後王室政德日衰諸侯或不朝桀能申鉤索鐵負恃其力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有趙梁者教爲無道勸以貪狠伐蒙山有施氏有施氏進女妹喜桀嬖之所言皆聽爲之爲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政事怠廢爲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以爲戲劇

三十有六歲商征葛按通鑑前編夏后癸三十有六歲商湯元祀商湯始用師征葛

五十歲會諸侯於有仍氏有緡氏叛攻克之 按通志夏王桀欲肆其侈心爲有仍之會有緡氏見王汰侈不善也引師先歸桀怒帥諸侯之師攻克之愈自矜肆國人大崩諸侯韋氏顧氏昆吾氏黨桀之惡恣行亂政以虐其民

商

商王成湯十有八祀王誓師伐夏桀放之于南巢 按書經湯誓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尙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按仲虺之誥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曰嗚呼唯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

罔不懼於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按書序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按汲冢周書殷祝解湯將放桀于中野士民聞湯在野皆委貨扶老攜幼奔

國中虛桀請湯曰國所以爲國者以有家家所以爲家者以有人也今國無家無人矣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也湯曰否昔大帝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爲王明之士民復致於桀曰以薄之居濟民之賤何必君更桀與其屬五百人南徙千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于中野桀復請湯言君之有也湯曰否我爲君王明之士民復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徙于魯魯士民復奔湯

桀又曰國君明之士民復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爲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君王之民也委之何湯不能止桀湯曰欲從者從君桀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放桀而復薄三千諸侯大會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道者紀之惟有道者宜久處之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然後湯卽天子之位與諸侯誓曰陰勝陽卽謂之變而天弗施雌勝雄卽謂之亂而人弗行故諸侯之治政在諸侯之大夫治于從

武丁三十有二祀伐鬼方 按通志鬼方恃固而擾諸夏武丁伐之三年乃克自是內外無患而商道復興 前編曰殷武頌高宗也高宗之德烈衆矣而獨首敘其伐荆楚之功則當時之患莫有大於荆楚而高宗之功亦莫大於伐荆楚者故朱子疑此卽易所謂伐鬼方者焉豈以三苗復九黎之德家爲巫祝民神雜揉是以荆楚舊多淫祠故謂之鬼方歟

太丁二祀周公季歷伐燕京之戎 按通鑑前編云云

帝乙元祀周公季歷伐余無之戎又伐始呼翳徒之戎賜圭瓚爲侯伯 按東漢書季歷伐西落鬼

戎太丁時伐燕京之戎戎人大敗周師後二年周人克余無之戎於是王命季歷爲牧師自是而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按大紀王命季歷爲牧師伐始呼之戎又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其功錫之圭瓚秬鬯爲侯伯

紂八祀伐有蘇氏獲妲己按通鑑前編云云

十有五祀西伯伐犬戎按通鑑前編云云

十有六祀西伯伐密須按通志文王問太公孰可伐太公曰密須可管叔曰其君強明伐之不可太公曰先王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遂自阮徂共而及密須密須之人自縛其君而歸

十有七祀西伯伐耆按前編書大傳曰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犬裔五年伐耆六年伐崇史記則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邠明年伐崇今從史記但史記係祖伊告紂之辭於伐耆之下非是

十有八祀西伯伐邠按通鑑前編云云

十有九祀西伯伐崇因作豐邑按左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

因壘而降

按通志文王伐崇言曰崇侯虎蔑侮父兄不敬長老聽訟不矜制祿不均民力盡不得衣食予將征之乃伐崇令無殺人無壞屋無塞井無伐木無掠六畜不如令者不赦三旬猶不降於是勒兵攻滅之

三十有二祀西伯戡黎

按書經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蔡傳

西伯文王也紂賜弓矢鉞鉞使得

專征伐黎爲不道於是舉兵伐而勝之祖伊知周德日盛既已戡黎紂惡不悛勢必及殷故恐懼

奔告於王

大

朱子曰西伯戡黎便是這個事難判斷觀戡黎大故逼近紂都了豈有諸侯臣子而

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戡黎之類若說文王終守臣節何故伐崇侯虎只是後人因孔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護個文王說教好看殊不知孔子只是說文王不伐紂耳

或問西伯多指文王惟陳少南呂伯恭薛季隆以爲武王吳才

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紂時事按書序言殷始咎周周又乘黎則殷自此以前未嘗惡周也殷始有惡周之心而周又乘襲戡勝近畿之黎國迫於王都且見征伐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於受曰天既訖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訖我殷命則其事勢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時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而孔子亦稱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至德所謂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謂之至德也當時征伐雖或有北未必迫近於畿甸然史記又謂文王伐犬戎伐密須敗耆國耆卽黎也音相近文王得事征伐故伐之說未知孰是曰此等無証據可且缺之

按大紀先是亳有雀生鸛史占之曰以小生大威振名書紂愈輕肆棄耆舊貴戚大臣商容微子微仲箕子比干膠鬲之徒不用而用蜚廉惡來蜚廉者孟戲仲衍之裔孫惡來其子也俱以材力進善諛好佞賢臣梅伯性忠直數諫諍紂怒殺而醢之有雷開者阿佞進諛言紂賜金玉而封之賞以夏田或諫曰非時也君踐一日之苗民失終歲之食其可乎殺之圓囿汙池沛澤多而虎豹犀象生焉夷羊在牧蜚鴻滿野山鳴河竭天雨肉雨石兩日見龜生毛兔有角女子化爲丈夫宮中夜聞哭聲而不見其人黎侯近於王畿不恭王命紂方日夜極意聲色不知治也西伯發戡黎殷人大震

按通志太師少師抱其祭器樂器奔周內史向摯載其圖法亦奔周武王問太公曰仁者賢者亡矣商可伐乎對曰先謀後事者昌先事後謀者亡夏條可結冬冰可折時難得而易失初武王使人候商報曰讒勝良王曰未也又往報曰賢者出走王曰尚未也又往報曰民不敢誹怨矣王曰嘻遽告太公對曰刑勝故也其亂至矣武王東伐至孟津觀兵于商郊而還 按通鑑前編三十有一祀

周西伯東觀兵戡黎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地三百餘里耳則黎乃商畿內侯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伐耆爲戡黎係以祖伊之告於是傳注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爲至德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邶伐崇伐密須矣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獻洛西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方諸侯有罪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所得討况畿內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耳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豈有畿甸之師乎先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以其終事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以己爲之誠如是也則觀

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未敢加兵於紂是卽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紂殺九侯脯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況稱兵於畿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諸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黎之蒐則黎乃紂濟惡之國武王觀政於商則戡黎之師或因以警紂耳而終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師歟觀祖伊之言曰天旣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殷已阽危亡無日矣故吳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居然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武王亦謂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制分天下爲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九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涓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有自來矣

周一

武王十有三年冬一月癸巳帥師會諸侯伐商二月甲子商亡 按周書泰誓上惟十有三年春大

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於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尙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泰誓中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耆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讐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於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己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